

忆母亲

■刘学志

我是在母亲柔软而温暖的背上活过来的。

小时候我生了一种病，经常肚子痛。医生说是寒积所致，可吃药打针总是不大见效，人瘦得像皮包骨头，母亲就天天背着我。说来也怪，母亲一背起我，我的疼痛就会很快缓解。经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居然活过来了。母亲说：“你呀，和阎王爷打了一架，硬是把阎王爷给打败了！”但我认为，是母亲打败了阎王爷，把我从阎王爷那里夺了回来。

母亲生下8个孩子，我排行第七，上有3个姐姐、3个哥哥，下有1个弟弟。1941年发大水时，大姐、二姐连病带饿夭亡他乡。当时大哥不满周岁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母亲将他送了人，直到1958年，大哥才回到父母身边。这给母亲造成了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痛，每提及此事，母亲就潸然泪下，她常说：“儿女是娘的连心肉啊！”

母亲同她们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，没能进学校读书，不论在娘家或婆家，不是干农活就是操持家务。也因此，母亲锻炼出了一副硬朗的身子骨，经得起风吹雨打，很少生病吃药。在我们兄弟姊妹都未成年的时候，因父亲多病，又干着公事，所以母亲一直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，饱受风霜劳苦。母亲干活是出了名的不惜力，手脚利索，不让须眉。她锄地要比别人锄得快，摘棉花要比别人摘得多，翻地要比别人翻

得深。评工分时，母亲总是拿一等。

母亲的针线活在乡下是出了名的，做的鞋子或衣服既可体又好看，村里人说她补的补丁都比别人好看。在那个时代，偏僻的农村没有缝纫机，也没有裁缝，像母亲这样的针线活能手，能顶个裁缝了。所以，经常有本村或邻村的人来找母亲剪鞋样、裁衣料。母亲不论远近亲疏，忙与不忙，都会马上应承，忙活半天，让乡亲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去。母亲常说：“给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后来村里成立缝纫组，母亲是第一人选。那时尽管吃不饱饭，天天忍饥挨饿，但母亲总是尽心尽力、早出晚归、无怨无悔地为大伙儿忙碌，深受村人的爱戴。

母亲的茶饭也是远近有名的，做的馍、菜、汤样样都好。特别是母亲擀的面条，粗细均匀，像现在的机制挂面一样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即使是很平常的东西，一经母亲的手，就成了美味佳肴。土地承包之前，粮食奇缺，红薯是主食，当时是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没法活”。然而，母亲却变着法儿把红薯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，生的、熟的、咸的、淡的、酸的、甜的，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就是用野菜、树叶做的饭，也特别好吃。我们都爱吃面条，可是当时白面奇缺，豆杂面也少，用纯红薯面擀不成面条，怎么办呢？母亲就加入一些榆皮面，再加些佐料，那种味道至今还令我难以忘怀。记得我们村有位老人，临终前口口声声要喝我母亲擀的面条，母亲被我哥从外祖母家接回来，

给那位老人精心做了一碗面条，满足了他的心愿。

母亲纺纱织布享誉十里八村，她纺的纱细而不断，力度均匀；织的布都说能赶得上“洋布”了，尤其是印花布、方格布、条纹布，染色鲜艳，花样新颖，堪为土布上品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全家人靠着母亲纺纱织布缓解了当时生活的艰难。没钱买盐了、没钱交学费了，母亲就带点土布或棉线到集市上去换钱；没柴烧了，母亲就让哥哥带点棉布到密县、禹县换一架子车煤拉回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那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，母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。在这个老少十余口人的大家庭里，母亲的负担是多么繁重啊！白天，母亲要下地干活、侍奉婆婆、烧火做饭、喂猪喂鸡；晚上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母亲还要纺纱、织布、做衣服。多少个夜晚，我是在母亲纺纱的“嗡嗡”声和织布的“唧唧”声中入睡的。有时一觉醒来，屋里的灯还亮着，我就忍不住问母亲：“妈，您该睡了吧？”“你睡吧，我晚一会儿，把这个穗子纺好。”母亲答应着，仍舍不得停下手中的活儿。

岁月匆匆，斗转星移。母亲去世已20多年了，母亲用过的纺车还完好地保存在家里，这是母亲唯一的遗物了。这架留有岁月印痕与母亲汗渍的纺车，静静地立在那里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尽管它已经失去了使用的价值，但在我的眼里却弥足珍贵。睹物思人，它时时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与对母亲的怀念。

初雪又晴

■焦银庭

仙姑随夜下瑶台，播撒琼花扫雾霾。
素裹银装增富贵，天蓝水碧画屏开。

竹枝词

■姜玉海

雪映红梅竞芳菲，冰锁香魂娇蕊肥。
虽无狂蜂浪蝶舞，丹心一片唤春回。

无题

■姜玉海

冬神夜醉舞琼花，欲点枝头万朵霞。
晚看苍茫无觅处，红梅一朵绽邻家。

梅

■陈秀芝

一树梅花万点香，凌霜傲雪韵悠长。
清魂一缕归何处？流落诗笺冠众芳。

瑞雪兆丰年

■赵树政

北风呼啸瑞雪皑，疑似梨花昨夜开。
旖旎雾凇陶然醉，丰收在望乐开怀。

雪梅

■陈法俊

梅腮落雪湿春眸，冰蕊幽香满九州。
宛若人间无墨画，竹松共舞愈风流。

喜迎雪

■王世民

启门欣见雪皑皑，万树芬芳斗艳开。
众盼丰收琼玉粒，天遂人愿送将来。

以书为友

■朱祖领

我祖上无人识字，父亲仅在部队参加过突击扫盲班，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，我7岁时，父亲把我送到了学校。满屋子人听老师上课，深入浅出，做游戏一样，所有人都能一齐行动，一齐说话，我想那书上定有无穷的奥妙。

小学时，我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了一遍又一遍，老师让背课文段落，我干脆背诵全文。在家做功课时，我总离不开那把破椅子和那张老掉牙的桌子。朋友找我玩，我总在看书。晚上多少次一觉醒来，窗外月光明亮，我以为天已拂晓，急忙穿衣起床，背上书包跑向学校。父亲在后面喊我：“天还早呢……”自己的课本读完，我就找高年级的课本读——《牛郎织女》、《渔夫和魔鬼的故事》等书我读了不下几十遍。后来，我知道书是全人类的营养品、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更坚定

了我的读书信念。

我的生活中真的离不开书了。推磨时看书，小脚趾碰到墙根上，鲜血直流。上初中时，学校和家来回有十里路，我边走路边看书，几次掉进路边沟里。有一次，假期没书看了，下工后天已黑了，又是伏天，我骑辆破自行车去借书。上世纪70年代，乡间土路坎坷不平，走了4里路，我来到一个学友家问路，汗水已浸透了衣服。学友陪我又走了3里路，找到另一个学友，当时已是深夜，借到了陈鹤常的《中国上古史演义》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学友寻到一本《隋唐演义》，书中情节扣人心弦，引人入胜。我看后爱不释手，又不得不送还。于是我提议，我们4个人各取四分之一，用一夜时间抄完，其余3个人一致同意。于是我们把书撕开分了，回到家，围在煤油灯下，各抄各的。正值隆冬雪夜，外面雪落声“沙沙”，屋内

笔尖声“沙沙”，不到天亮，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那时候看了四大名著，还有《烈火金刚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朝阳花》、《水向东流》、《艳阳天》……写下了许多读书随笔，记下了很多优美的段子。

当读到前苏联长篇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时，我被保尔的“人生应当这样度过……”这句话所震撼。还有马克思的名言：“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，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者上不畏劳苦的人，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使我更加坚定了不怕困难、勇于攀登的决心。高中语文课上，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念给同学们听，说我在作文上是个“富裕户”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订阅了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河南文艺》、《广西文艺》等书刊，每个月都来一摞子。奶奶去世后，她的屋子就成了我的书房。

1975年我当民师前，一直在务农，上工时我带着书，只要一休息我就看会儿书。许是我在书上用了些功夫，进校后，我所教的课程年年都是先进。1979年民师整顿考试时，县教育局来评卷，我的《我爱上了这一行》一文以满分通过。第二天，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又听了我的语文课，给予较高评价。第二年，县教育局在全县4000多名民师中择优录取100名进师范学校学习，我被选上。学习一年时间后，我回到原学校任校长，后去镇一中教语文。

也许是我对知识的执着影响了我的孩子，4个孩子相继考上了大学。儿子读了清华，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后。

现在我已退休在家，但书还在强烈地诱惑着我，每天仍以书为友。“老牛自知夕阳晚，不待扬鞭自奋蹄”，希望我在晚年还能多读些书，多写些回忆。